

十六國春秋輯補四



十六國春秋輯補

四

湯球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十六國春秋輯補 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一

## 前涼錄五

###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少言。駿薨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秋伐武威金城。太守張冲告急。張植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李騎救冲。聞城陷乃還。依御覽十一引補冲降於秋。張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補金城令車濟死之。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庸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依晉書忠義傳錄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於廣武。欲以持久。鑿之。收府相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

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帥。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五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宋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此亦見御覽四百八十八引補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旣殯而行之。魯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覺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

也。重華從之。

丁未晉永和三年永樂元年建元永樂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

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璠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一作車

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季龍復遣其將劉

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璠使宋修、張

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璠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

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

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

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

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遙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

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

遣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追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

秋匹馬奔大夏。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四重華論功以謝艾是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

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

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艾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

戊申永樂二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勉之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碁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隍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

己酉永樂三年

永和五年

九月，晉遣使者侍御史俞歸，拜重華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寮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

庚戌 永樂四年重華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從事一作徵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

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尙廣倉帑

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

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王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此段載記在後依居本移此

辛亥 永樂五年永和七年重華譏羣寮於閑預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

皓旣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一作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

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

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

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壬子 永樂六年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

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

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

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虎鷹揚

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



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肖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  
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  
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  
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  
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  
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  
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  
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後將受詔，未及而卒。

癸丑 永樂七年

永和九年

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

於平章殿。年二十七。

七當作四

在位十一年

十一當作八

年。葬顯陵。私諡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張

祚，僧號，追諡桓王。廟號世祖。子靈曜。

一作耀

嗣。

### 張靈曜

靈曜，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  
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靈曜

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靈曜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靈曜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諡曰哀公。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二

## 前涼錄六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寧涼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

甲寅。和平元年。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卽王位。一作僭稱帝位。於謙光殿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

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依。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

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實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叱千

辛一作氏爲王一作皇。后子泰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一作子庭堅爲建康侯。原作重華少子玄靖一作

觀。爲涼武侯。二月郊祀天地。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天晦黑風冥闇。此句

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依以補。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尙書馬岷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

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

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也。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

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

里響應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旣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

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其將和吳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

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旣震懼。又慮擢反噬。卽召馬岷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

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

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於苻健。

乙卯二年。永和十一年。其國中五月雨雪。霜降殺苗稼。實行人凍死。祚宗人張璠。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

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其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

上書諫言軍不可行。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一作大變。矣。祚大怒。以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

以狗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

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瑾鎮枹罕。爲瑾所殺。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

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

端直。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爲治也。此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引。玲等濟河未畢。

又爲瑾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瑾軍躡之。祚衆震懼。征東張瑾遣兵傳檄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

收瑾弟琬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聚衆至萬餘人。以應

瑾。還向姑臧。祚大懼。遣陽秋胡將靈曜於東苑。拉音獵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於武始。大澤

爲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瑾弟琬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

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琬嵩率衆入城。祚與嚴展。吳綽。升飛鸞。觀一作神雀觀。張琬。張嵩。殺祚守卒。死者四百

餘人。斬西門關內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琬征虜趙長。校尉張璠等懼罪。入謙光殿。呼重華母馬氏出

殿。拜靈曜庶弟玄靖爲主。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見混等。祚乃按劍殿上。大呼

令左右死戰。祚旣失衆心。莫有鬥志。祚愕然。便下曰。欲殺我邪。長曰。然。遂奮槊刺祚中額。此節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

揣等率衆入殿。收長殺之。祚奔入萬秋閣。爲廚士徐黑一作里所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

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卽位。備禮改葬於愍陵。追諡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玄靖

張玄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琚等上玄靖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赦其境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張琚至姑臧。推立玄靖爲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靖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

丙辰 玄靖太始元年。晉永和十年 琚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琚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

平人郭助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禮聘之。助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琚。緄將從之。琚遣弟琚領大衆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琚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琚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琚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

丁巳 二年。晉升平元年 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此見初學記八引。

戊午 三年。

己未 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他族瓘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輔國宋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一作門申令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瓘自殺混盡夷其屬入見玄靖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輔政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雨水深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靖虛坐而已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庚申 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綬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邱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綬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曾司徒綬家貧好學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

辛酉 六年升平五宋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靖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靖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於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



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

壬戌

七年。晉哀隆和元年。

癸亥

八年。晉哀興寧元年。

駿妻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

泄。欽等伏法。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故原誤作齊肅。等議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率衆入禁

門。潛遣肅等夜害玄靖。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諡曰沖公。一作王。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